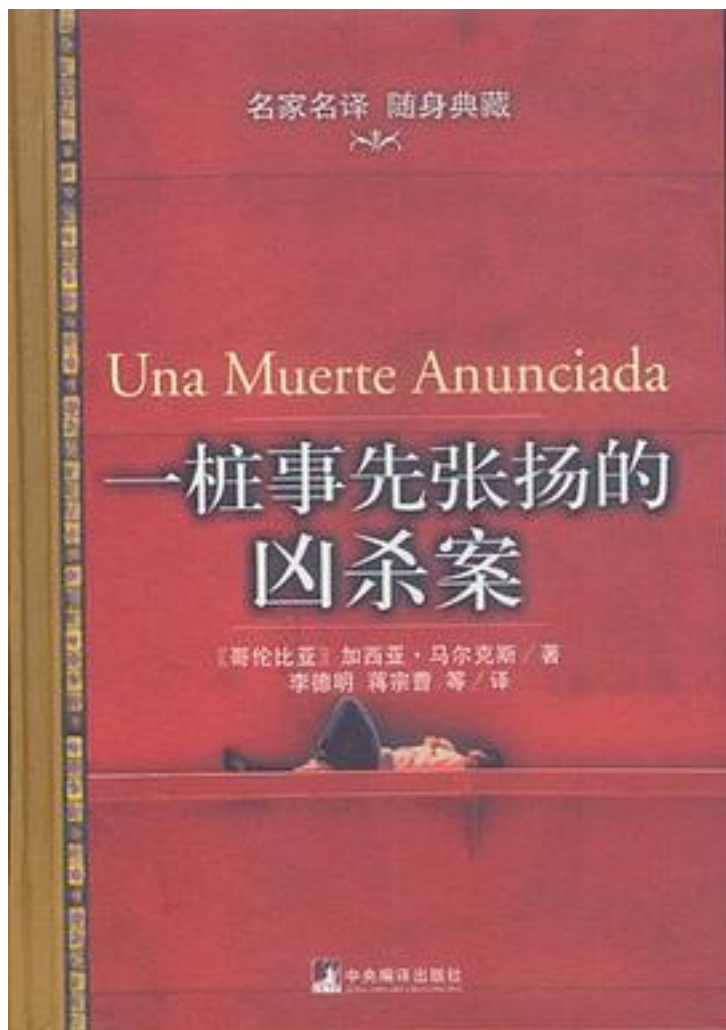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_下载链接1](#)

著者:[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出版者: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3-6

装帧:精装

isbn:9787544266123

★马尔克斯自认为掌控得最好的作品。

★这是一个残忍的犯罪故事，一部极具张力的小说，为此我写了三十年。——加西亚·马尔克斯

★它综合了我以往所有作品的元素，我希望写的东西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地达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凶手千方百计找人阻止他们行凶，得到的却是所有人的漠视、旁观。”

195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朋友在全镇人面前惨遭杀害。“我如此急切地想要讲述这桩案件，也许是它最终确定了我的作家生涯。”

1981年，经过30年的调查和思考，马尔克斯终于找到这出悲剧的关键。

此时的马尔克斯，为抗议独裁统治，已经进行了5年文学罢工。然而为完成这一作品，他打破誓言，写下了这部触目惊心的悲剧——《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次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介绍: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译者：魏然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内战辍学，进入报界。五十年代开始出版文学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百年孤独》问世。1981年出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目录: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_下载链接1](#)

标签

加西亚·马尔克斯

小说

拉美文学

外国文学

马尔克斯

哥伦比亚

推理

文学

评论

如果有人统计一下马尔克斯小说的词频，一定会发现『多年以后』高举榜首……

人名永远是阅读马尔克斯的障碍……失贞新娘疯狂的爱情和最后命案现场的还原最是震撼人心。

节奏感可能是这本书最牛逼的地方吧，一不留神读者就也成了被事先张扬但瞎着急干瞪眼瞅着的群众。——这本书应该又名《围观楼主》

他们把我杀了，韦内姑娘。

所谓宿命大概就是：每个人都在阻止，但每个人都没能阻止。

命运竟然动用了这么多巧合，毫无阻碍地最终铸成这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而引起这一切的女人，却在同消共长的爱与恨之中，在讲述心中慢慢溃烂的苦楚与身上永难消除的伤痕的过程中，陷入自己的痴念不可自拔。仿佛，这命中注定的谋杀，只是为了成全她。
。

宿命让我们隐遁无踪。（ps：马尔克斯笔下的人都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深情。）

光里面的人名已经足够把人绕晕了……此外，出版社把这个故事单独成册，翻开内页，上下大片的空白，这两点可以基本认定出版社除了坑爹还是坑爹。

印象里这是一个精致的中篇，马尔克斯炫耀式的展示了自己对情节精细的控制力。他像上帝一样操作自己的叙事线索，但对人物命运听之任之。

杀死我们的不是利刃或者子弹，是旁人的自以为是和冷漠无情。

读过的马尔克斯中篇里最好的，作家描写故乡的“生死场”，无论叙事技巧还是在文字锤炼方面都是上品。九万字的篇幅里出现了近百个人物，但叙事紧紧围绕中心事件，时间却又跨了二十余年，可是线索清晰、节奏不疾不徐、文气始终充沛。虽然中心是一场凶杀案造成的“死”，但“生”占据了更大的篇幅，对“宿命”有追索，可仍冷静。这本书文笔优美，尤其前半部里有不少段落令人有背诵的冲动。魏然的译笔干净、晓畅，是我喜欢的那种。

【一个风暴必然卷进很多、废纸、尘土、包装袋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这些，你还看不出它是一个风暴呢】：因为有了马尔克斯的招牌，一切复杂都将被津津乐道，而这只是一种纷乱的技巧，也只是一种技巧而已（科恩兄弟的冰血暴推进事件都比这个好，只是那个一般人还体会不到，往往出名的作品是因为里面包含了一个复杂的技巧，然后这个复杂度刚好能让读者体会到，这样读者就觉得自己不那么无知罢了），排除这些，所谓的宿命论、本地的风俗、人情事务，完全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说真好看的人，就像吃惯了乡野菜肴，第一次吃法式蜗牛，你除了称赞还能怎么样，你不能表现得自己太土鳖太没品位吧，那就说好吧，名著总有其名著的道理，不可为外人道

#重看#4.5；摧枯拉朽的痛快淋漓，沉浸在回溯翻转的时光通道里几乎无法喘息；出场人物极多，即使只有寥寥几笔的龙套亦给人深刻印象，每个人都怀揣不可告人的秘密，让命运最终主宰席卷了这个昭然于日光之下的悲剧，全景镜头扫视小镇众生，折射社会民心，笔触轻带历史环节，一则社会新闻成就醒世恒言；虽时间轴跳跃，然则结构规整，遵循事件发展的前中后脉络，倒叙手法已然成为写作教科书准则，然而我更偏爱失贞新娘的滞后痴爱，“爱与恨是一对同消共长的激情”她想“重新变成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处女”，仿佛是阿玛兰塔的前世幻影。

完美的节奏！完美的节奏！在这里，似乎没有悬疑，却几乎揭示了生活中的所有悬疑，荒谬之余有永恒的震撼力！巧合如神迹一般准确无误地堆叠起来，每一击都符合固有频率，多米诺骨牌势不可挡地倒下了！如此惊悚又如此自然！

这种写法，让读者暗自期待圣地亚哥的死。不知道小镇众人是不是也和读者一样，期待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

你们太他妈的起名字能不这么费劲，叙述的时候可以只写名字不写姓氏吗？

竟然是用纪录片的结构写的

马尔克斯用他典型的用一大堆家族名字绕晕你的技巧轻车熟路地讲了一层处女膜引发的血案。中篇小说框架的搭建驾轻就熟。高潮是很多年后女主的片段那几页。

看到书名你会以为是一本推理小说，其实如果你了解马尔克斯你就不会这么想了。永远的闭塞小镇，多人物多视角描写，孤独与疯狂，这些都是他的标签。《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整个故事让我觉得后来的电影《拼贴幸福》和《狩猎》都多多少少参照了它。这部中篇写尽了宿命与巧合，其中安赫拉对巴亚尔多疯狂的爱仿佛是在为后一部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练笔。

上校说的是布恩迪亚上校的一个手下的故事，恶时辰讲的是布恩迪亚上校驻扎过的一个小镇的故事，枯枝败叶讲的是香蕉工厂离开马孔多之后的故事，凶杀案讲的是一个与布恩迪亚上校有过一些交集的人的后代的故事，就连马尔克斯传，讲的都是布恩迪亚上校的好战友马尔克斯上校的外孙的故事...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下载链接1](#)

书评

马尔克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这样写道：

“我们这样做（指对凶杀案的一系列巧合百思不得其解）并不是由于渴望解开谜团，而是因为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马尔克斯的一系列小说，无论是代表其颠峰的《百年孤独》，还...

最不可思议的是明知这桩谋杀已经铸成，不可逆转，圣地亚哥·纳萨尔这个21岁就有家业的帅哥在小说第一句话就被杀掉了，绝无起死回生的可能，可是阅读中那叫一个揪心啊——祈盼任何一丝能让这桩已经发生的凶杀案发生不成的可能出现。马尔克斯认为他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一本非常有趣、好玩的书，尽显老马的繁复之能。所谓大师嘛，一生的创作中，总要有那么几本技巧之极的作品，有的人是初生牛犊就开始尝试，比如勒克莱齐奥，有的人是在日趋完善时突然爆发，比如马尔克斯。

直观阅读的话，《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无...

不少同学在争论新老翻译的优劣。

平心而论，如格非老师在发布会上所说：“有新译本总是好事，可以提供比较。我们需要了解是原来的翻译不够准确，还是新译本在表述上更占优势。”

于是，对比了一下新、老译本（李德明、蒋宗曹译，尹承东校，1981年），参照英文、西文。挑几段如...

1

许多作者会在多篇小说中使用同一情节。比如，纳博科夫的俄文与英文段子里，都有过旅居欧洲的俄罗斯男人被其妻子甩掉的情节，都有过少年学习下棋、偷藏蝴蝶标本的段落（那样的细致，几乎带有自传色彩）；福克纳的许多短篇情节同样出现在他的长篇之中。说这些故事编制大师们...

在谈到自己这部最满意的作品时，马尔克斯说：“我着力发现和表述一系列几乎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大大小的巧合事件。我描绘了那桩惨案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同时我又设计了许许多多的巧合，使那惨案得以发生。”

我并不相信马尔克斯真的认为一切都是巧合，他其实深刻地了解这些...

“给我一个偏见，我将撬动地球。”这句话出自《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的法官之口，他和很多人一样，也觉得圣地亚哥·纳萨尔是清白的。至于圣地亚哥到底是不是夺去安赫拉贞洁的人，这本书似乎并没有给出一个定论，好像就是给了读者“偏见”的空间。读马尔克斯的书，我总是...

写于09.12.23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他自己最得意的小说，光是一个题目，就足可以吊尽读者的胃口。既然是凶杀，何以要事先张扬？既已张扬，又为何凶手还能够最终得逞，使之成为一桩公“案”。览罢题目，看官们想是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去小说里探个究竟了...

——圣地亚哥，我的孩子，你出什么事了？——他们把我杀了，韦内姑娘。看到短评有说，“所谓宿命大概就是：每个人都在阻止，但每个人都没能阻止。”这是宿命吗，这是毛线的宿命。犹太人被集中营焚烧，那是他们的宿命吗？还有，每个人都在阻止？确定认真看书了吗？就这还是...

我们男人在这世上是多么孤独

马尔克斯在《对胡安·鲁尔福的简短追忆》中提到：“……如果剧情沿着一段得不到慰藉的黄昏恋的悬崖急转直下，我会觉得更加伟大，更加可怕但更美丽。”这段时期的马尔克斯写过几本书，但令他享誉世界的《百年孤独》还在头脑中。在他对《佩德罗·...

文学的境界，一是将复杂的事情写简单，一是将简单的事情写复杂。
两种写法都是很好的手法。
真正完全的白描不是文学，留下来的经典白描，其实是写简单，只留一两点。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将复杂的事情写简单：
一个几十年的等待，就是等来信，关于退休金的来信的等待， ...

我们每次上课都在星期一，下午两点，阳光刚好照耀到楼旁边的梧桐。随着小说的讲解，阴影渐渐覆盖它们，四点半下课的时候，就完全黯淡下来，只有园子东侧的梅树和棕榈还一片明亮。诗人不善于描写秋天，因为他们不常描绘色彩和天空。我们那教室的玻璃和窗帘都脏兮兮，却围出一小...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_下载链接1](#)